

书人访谈

# 聂震宁:书生长行 为爱而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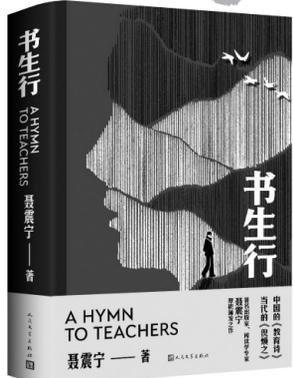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 却咏梅

最近,有一本书在读者中尤其在教育界备受关注,一些教师自发组织阅读分享会,有的学校响应书中人物倡导的教育理念开展阅读推广活动,银龄书院的老龄书友还把它改编成情景剧。该书被称为中国的《教育诗》,当代的《倪焕之》,它就是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的最新长篇小说《书生长》。

《书生长》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,青年教师秦子岩为了爱人舒甄好回到家乡大山里,一起从事中学教育。在特殊年代的狂飙中,这对夫妇和一群毕业于一流高校的教师坚守爱的理念,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教学实验,这转瞬即逝的一段岁月却成就了沂山一中的高光时刻,长久铭刻在学子们的记忆深处。

这个故事其实是有生活原型的,聂震宁就是那众多学子中的一位。后来,他成长为一位成绩卓越的出版人和阅读推广人。他坦言:进入渐渐老去的岁月之后,我最急于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感恩老师,甚至可以这么说,其他题材我可能都将因为环境所限或者时日精力不济而无力完成,而感恩老师这件事情,如果我未能去做,我将不能原谅自己。

《书生长》既是聂震宁重返作家身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也是向那些奉献教育、播撒爱和智慧的教师们的致敬之作。它唤起人们对校园生活的回忆,重新审视和思考何为好老师,什么是好的教育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《书生长》

## 1 “献给我所有的老师”

读书周刊:书生长,一般指读书人。也比喻注重书本知识,不注重实践,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。在《书生长》里,书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?书名不用情,而用行,有什么寓意?

聂震宁:在中国,书生一词有多重含义,譬如百无一用是书生,书呆子,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等。这部小说里各式各样的书生都有。可是我认为,书生终究是美好的称呼,我最喜欢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,这个意思。

清朝乾隆皇帝即位之初,曾经针对有些官员抱怨下属,书生不能胜任,书气未除,表示很生气,他斥责这些昏庸无能的官员,说如果以书生为戒,他自幼读书宫中,讲诵二十年,未尝少辍,实一书生也。他进一步说,其实书气二字特别宝贵,果能读书,沉浸涵泳而有书气,更集义以充之,便是浩然之气。人无书气,即为粗俗气、市井气。我觉得乾隆讲得很好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书生气,那才是俗儒!没有书生气,就没有浩然之气。《书生长》中主人公秦子岩、舒甄好等就是书生气十足而浩然之气存内的书生。

你能从《书生长》这个书名想到书生气,我很受感动。这个书名确实有书生的行歌的意思,也就是封面上的英文书名:A HYMN TO TEACHERS,一首献给教师的赞美诗。书名里也还含有书生长行路难的意思,古诗中就有行行重行行,与君生别离的诗意,但主要还是赞美教师的意义。

读书周刊:著名作家王蒙评价这是一部诚恳的谆谆教育小说,如实的全文现实主义,纯朴善良的历史主义。他有些写法是令人惊异的,比如开篇单,写情况汇报,父女之间的信,从头到尾写,如同尺牍一样地写。您为什么采用这种写法?

聂震宁:特别感谢王蒙老师的这番评价,这也正是我所希望达到的解读效果和艺术境界。我希望读者能认同这是一部教育小说,是写实的作品,是历史主义的态度。因为那是60年前的事,我想倘若能真实再现,并能得到今天的读者的理解和认同,对今天的读者也有所启发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书中舒甄好父亲的那封长信,是我下了功夫来写的。著名作家张平说,他特别喜欢这封信,4页多的一封信,读下来深受感动,如见其人,如闻其声,可是不令人辛酸处,那封信也只有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才写得出来。

读书周刊:您在书后写道:构思于60年前一个雷雨之夜,成稿于2022年8月5日凌晨。为什么现在才动笔写?而一旦动笔,却像在与时间赛跑一样。据说您仅用4个多月就完成了这本36万字的小说,是什么引发了创作冲动?

聂震宁:我一直想着要写一部小说,感恩我中学时代的老师们,特别是许多对我影响深远的老师。鲁迅先生说过:创作总根于爱。我爱那些可敬而难忘的老师。他们在特殊年代里,从很多一流大学分配到一个偏远山区的中学,他们安分守己,他们安贫乐道,他们诲人不倦,他们乐此不疲,可是在特殊年代里他们的人生却又那么跌宕起伏,在复杂的环境里他们卑微地努力着而又完全地不由自主,任由命运驱使。后来,我懵懵懂懂地离开了他们;又后来,我发现满校园的老师们已经离散于各地;再后来,听说老校长早就孤独死了,班主任也病故了。对60年前的校园生活,我有感叹,有哀伤,有辛酸,更有感恩。这就是我又写起小说来的直接冲动。

说是冲动,往往是指一部长篇小说创作构思、酝酿之初的情绪状态,可这部小说一写起来,我一直是抓紧写下去的冲动,写到深夜经常有停不下来的感觉。写作激起了我对既往生活的许多回忆,时不时我还会不由自主地发出长叹,甚至流下热泪。所以,总的感觉是这部30多万字的小写得比较流畅,比较快。

读书周刊:您最想把这本书送给谁?

聂震宁: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所有的老师。既然问到最想,那应该是李国文先生,他是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著名作家,也是我人生路上遇到的至为敬重的老师,于我有教诲之恩、提携之恩、有人生指引之恩。尤为重要的是,《书生长》的创作直接就是在他的推动、叮嘱、催促、鞭策、鼓励之下开始直至完成的。

2022年春节拜年,92岁的语文老师听说我已经启动《书生长》的写作,又听我讲了故事梗概,立刻肯定道:好,有意思!抓紧写,不要拖!老人家接着说:我去年做白内障手术,现在只剩一只眼睛还能读书。震宁,我可是留着这双眼睛读你的长篇小说啊!这最后一句话让我受到震动,接下来,2022年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日夜赶工《书生长》。初稿刚写完,我赶紧打电话跟老人家汇报,老人家在电话里连声叫好。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,就在通话后不久,2022年11月24日凌晨,语文老师突发心脏病在家中猝逝。

泪洒送别语文老师后,我跟责任编辑说,请把原先的献辞做一点儿修改,把献给我的老师们改成献给我所有的老师。所有关心、帮助过我们的老师都不能被我们忘记,特别是我敬爱的语文老师!著名作家梁晓声到底是文学高手,他敏锐地从献辞中读出了别样的意味,他在为《书生长》写的一篇书评中说:所有令我心暖。

## 2 爱满天下,乐育英才

读书周刊:书中几次提到马卡连柯的《教育诗》,尤其秦子岩在读书专题讲座上讲的就是这本书,不仅用大量篇幅作介绍,还诵读了一大段原文。可见这本书在您心中的分量,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?

聂震宁:这首先要拜我的中学母校图书馆所赐。初中三年级期间,学校组织了许多学生课外兴趣小组,我报名参加了课外阅读小组,老师在指导我们要认真检索图书借阅卡片时,他举例说明,《教育诗》既不是论教育的论著,也不是诗歌作品,而是长篇小说。我爱读长篇小说,后来就去学校图书馆,把这部作品借来读了。

对于一个初三学生,书里关于教育的许多理念基本上都被我忽视掉了,我只是记住主人公马卡连柯对学生的爱和信任。书中的工读学校里许多学生都是少年犯罪分子,马卡连柯用爱和信任,发掘到这些少年犯罪分子的灵魂深处,引发出那隐隐约约存在着的情感和良知,有些情节让我感动,有些场面让我震撼。自那以后,在学校里,每当观察到个别老师对学生过于冷漠刻板,我就判定他不符合《教育诗》的思想,而更多的时候,看到一些老师情满胸怀地善待学生,我就暗暗回忆起马卡连柯。

我希望秦子岩、舒甄好他们都推崇《教育诗》,也建议今天的老师们能阅读这本书。有一次跟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、夏晓虹夫妇一起聊天,他们看着《书生长》腰封上的这行字:中国的《教育诗》,问现在还有人知道《教育诗》吗?我说:知道的人还真不多了。他们无语。

读书周刊:什么样的老师才是真正的好老师,是书中人物反复纠缠的问题。书中塑造了秦子岩、舒甄好、林茂坤、时间天等一批老师,您觉得谁是好老师?衡量的标准是什么?好老师的好表现在哪些方面?

聂震宁:我在书里通过秦子岩提出了两种老师说,不一定科学,但跟作品的思想倾向比较吻合。秦子岩说,他发现有两种老师。一种是爱学生的老师,课堂效果比较好的老师,他们往往特别注意自己能给学生什么帮助,总是想方设法把更多更好的知识给予学生。还有一种是爱自己的老师,再就是能帮助学生成长进步。

读书周刊:您怎么理解教师这个职业?以倪焕之、秦子岩为代表的两代教师,对今天的教师有什么启发?

聂震宁:教师这个职业的核心价值就是教书育人,而最核心的就是育人。对任何时代的教师都应该有一个基本要求,那就是要公平地善待所有学生,再高一点儿的要求,就是爱满天下,乐育英才,爱为基础,培育英才才是更高的目标任务。

读书周刊:您一直持续地、不遗余力地推动全民阅读,我注意到,最近几年,您经常走进学校推广阅读,还出版了《爱上阅读:学龄前儿童分级阅读》,为什么把重心投入到儿童阅读推广中了?您认为现在的校园阅读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?请给教师和学生一些建议。

聂震宁:推动全民阅读,必须从青少年做起,否则就是舍本求末。因为真正要改善国民阅读状况,还是要从青少年培养做起,要养成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,培养一代又一代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新型国民。

我曾经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交过一个提案,也就是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5年里最后一个提案,那就是关于在我国中小学设立阅读课的建议。提案得到了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重视。现在看来,要开展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,就应该开设阅读课,开展阅读教育,还要设法跟学校的教育教学融合起来,让学生愉快地过上完整的阅读和学习相融合的校园生活,得到健康成长。

读书周刊:谈谈您个人的阅读经验。您是怎么爱上阅读的?阅读在您的人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?

聂震宁:小时候家里穷,要读书全靠爱读书的母亲从县图书馆借书回来读,那时我觉得图书馆真好,可以免费借书回来读。从小学五年级起,我发现母亲在读长篇小说,就乘机拿过来读,一读就成了瘾。然后我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特别重视阅读,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影响。我在班主任的鼓励下,小小年纪竟然产生了以后要当作家的理想。后来上了中学,学校图书馆确实藏书很多,也让我们这些初中生读到不少好书。

吗?我说:知道的人还真不多了。他们无语。

读书周刊:什么样的老师才是真正的好老师,是书中人物反复纠缠的问题。书中塑造了秦子岩、舒甄好、林茂坤、时间天等一批老师,您觉得谁是好老师?衡量的标准是什么?好老师的好表现在哪些方面?

聂震宁:我在书里通过秦子岩提出了两种老师说,不一定科学,但跟作品的思想倾向比较吻合。秦子岩说,他发现有两种老师。一种是爱学生的老师,课堂效果比较好的老师,他们往往特别注意自己能给学生什么帮助,总是想方设法把更多更好的知识给予学生。还有一种是爱自己的老师,再就是能帮助学生成长进步。

读书周刊:您怎么理解教师这个职业?以倪焕之、秦子岩为代表的两代教师,对今天的教师有什么启发?

聂震宁:教师这个职业的核心价值就是教书育人,而最核心的就是育人。对任何时代的教师都应该有一个基本要求,那就是要公平地善待所有学生,再高一点儿的要求,就是爱满天下,乐育英才,爱为基础,培育英才才是更高的目标任务。

读书周刊:您一直持续地、不遗余力地推动全民阅读,我注意到,最近几年,您经常走进学校推广阅读,还出版了《爱上阅读:学龄前儿童分级阅读》,为什么把重心投入到儿童阅读推广中了?您认为现在的校园阅读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?请给教师和学生一些建议。

聂震宁:推动全民阅读,必须从青少年做起,否则就是舍本求末。因为真正要改善国民阅读状况,还是要从青少年培养做起,要养成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,培养一代又一代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新型国民。

我曾经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交过一个提案,也就是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5年里最后一个提案,那就是关于在我国中小学设立阅读课的建议。提案得到了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重视。现在看来,要开展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,就应该开设阅读课,开展阅读教育,还要设法跟学校的教育教学融合起来,让学生愉快地过上完整的阅读和学习相融合的校园生活,得到健康成长。

读书周刊:谈谈您个人的阅读经验。您是怎么爱上阅读的?阅读在您的人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?

聂震宁:小时候家里穷,要读书全靠爱读书的母亲从县图书馆借书回来读,那时我觉得图书馆真好,可以免费借书回来读。从小学五年级起,我发现母亲在读长篇小说,就乘机拿过来读,一读就成了瘾。然后我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特别重视阅读,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影响。我在班主任的鼓励下,小小年纪竟然产生了以后要当作家的理想。后来上了中学,学校图书馆确实藏书很多,也让我们这些初中生读到不少好书。

# 把书读活,须经深度「对话」

陈万勇

哲学家黑塞说: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给你带来好运,但它们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作为精神的养料,书籍对人的益处不言而喻。但是,如何汲取这些养料,却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。在众多读者的见解中,我最推崇陶行知先生的主张:用活书,活用书,用书活。那么,如何真正把书读活,让阅读为成长赋能呢?个人认为,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度对话。

把自己摆进书中,同作者对话

杨绛先生曾在《读书苦乐》中写道:读书就好比到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家去串门。的确,每一本书都是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结晶,如同一座包蕴丰富的矿山,读者如果想要上门拜访,窥得堂奥,只有像地质勘探员一样,以虔诚之心深入到文本,方能领会到作者的真意、书中的精髓。譬如,读法国作家安托万·德·圣埃克苏佩里的《小王子》,只有把自己真的投入到文字之中,才能够真正理解狐狸心中的驯养,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饲养并使其驯服,而是建立关系,逐步形成一种对我,你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,对你,我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,彼此需要和永远有责任。读蒋捷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,只有循着亡国之痛沉潜于胸的心悸和隐居不仕的气节,才能完全读懂词人少年听雨歌楼上,壮年听雨客舟中,而今听雨僧庐下的人生况味和郁结于胸的故国之思、山河之恸。

真正的读书,就是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、灵魂对话。但凡读书,我们都应该像教育学者朱永新提倡的那样:能不能向作者提出几个问题,能不能提出几个不同的观点、不同的想法,与作者杀几个回合?这是检验读书成效的重要标准,也是防止读死书、死读书、读书死的化愚之道。

把书和内心关联,同自己对话

读书首要的是全心投入,放空自己,与文字对视,与作者神遇,理解书中的内容,揣摩作者的观念。同时,又要抽身外,切己体察,不把自己的头脑当作他人思想的跑马场,而是用他人的见识点燃心智,读出自我心中的哈姆雷特,走向思想的远方。

最近,在澎湃观点上看到一篇关于书店经营者向敬的文章,让我对如何把书与自己联通有了更真切、深入的体会。向敬以前在中山市古镇开灯饰厂,因为读了美国女作家加布瑞拉·泽文的长篇小说《岛上书店》,便下定决心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。她怀揣在文化沙漠中打造出一片绿洲的理想,却遭遇了重重困境,图书、商品被偷的现象时有发生,几次被人恶意举报,占道经营,电商对实体书店的冲击,但是,从未受命运眷顾的主人公费克里的经历以及书店读者的留言,她坚持下去。她在自述中写道:岛上书店是一间维多利亚风格的小屋,门廊上的招牌写着:没有谁是一座孤岛,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。读到这句话的时候,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,我无意识地潸然泪下。这句话被我印在二楼的墙上。书中还说:每个人的生命中,都有无比艰难的那一年,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。我希望来到我书店的人,即使是在人生的最低谷,也能在书中找到向上的方法,获得自救。正如主人公走出人生困境之后,对生活和对书的热情更加汹涌澎湃一样,那些没能打倒向敬的,最终使她变得更加坚强,也升华了她对人生的理解:从某种意义上讲,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虽然我开书店这件事做得不一定成功,但如果你说我失败了,我也一样不服。不管再艰难,我还在一直坚持做这个事情,只要能给他人带去一份抚慰,简舍书店的存在就有它的意义。

从向敬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,读书不仅引发了她的人生转向,也让她在阅读中展开了一轮一轮的心灵对话,进而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参悟,构建起了精神的寓所,最终达成了生命的安顿。或许,这样的阅读,便是我推崇的把文字和心灵、生活真正联通的阅读,也才能带领读者抵达精神的远方,攀缘思想的圣山。

把书移到现实中,同生活对话

读书要重视入,也要重视

出,尤其要善于从文字的揣摩顿悟中走出来,切忌慎思,联物洞事,展开和生活的对话。对此,我的体会和教训可谓深刻。记得当年上中学,语文课本中有很多名家名篇,朗读的时候大多是和尚念经,有口无心,只愿哇啦哇啦地念一通,上课的时候则是严肃做尊,照单全收,尽量一字不漏地记下老师的讲解和分析,于是,对很多作品的理解往往浅表化、标签化,以至于一说到孔乙己,就会本能地冒出深受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,迂腐不堪,顽固可笑之类的词语,根本不会把孔乙己与自己关联,更不会把文学中的形象与生活中的人物进行由此及彼的观照。

几年之后,在大学读书才知道,孔乙己给人的印象并不那么刻板单一:在刘再复的眼中,他是贫贱而悲惨的多余人,失去人的尊严与资格,被社会所耻的下层知识分子;而在孙伏园的眼中,《孔乙己》作者的主要用意,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漠。本以为,对孔乙己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,没想到,最近网络上,一句“学历不但是敲门砖,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,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”又带火了孔乙己,让我看到了更多关于孔乙己的个性而精辟的解读,并引发了我对如何理解孔乙己的再次思考。

当年读书的时候断难联想到,四十年来,我竟然三次和孔乙己相逢,直到过了知天命的年龄,才勉强读懂孔乙己;而最不可思议的是,自己竟然产生了和很多读者一样的共情,年少不懂孔乙己,读懂已是书中人。或许,这个事例包蕴着关于读书的双重寓意:一方面,在读什么上,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典的魅力,无论时间多么久远,经典依然能引发人们的思索;另一方面,在怎么读上,它告诉我们读书要“不唯上,不唯书,尽信人,或者尽信书,则不如无书”,只有带着自己的心,运用脑髓,放出眼光,把书籍和生活打通,才能真正读懂书,在读书中增长智慧。

读书就是将别人的思想变成一块块石头,然后建筑起自己的思想殿堂。这是印在梁晓声《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》这本书封面上的一句话,也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·培根对读书的卓见。或许,只有经历过凝视文字、与作者对话,关联内心、与自己对话,联通现实、与生活对话的三重境界后,我们才能真正把书读活,并通过读书构建出更有意义也更为精彩的人生。

(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员)



▲聂震宁(中)在新疆喀什疏勒县巴仁乡中心小学为小学生讲阅读。(受访者供图)

教师读书论坛